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答河漕王敬所

辱示知運艘已於三月十一日盡數過淮無任忻慰  
聞度江遇風諒無大損若前途通利則額賦可以畢  
達 國儲日裕矣今計太倉之粟一千三百餘萬石  
可支五六年鄙意欲俟十年之上當別有處分今固  
未敢言也

答蜀撫曾確菴

先後承翰示俱一一具復昨孫院有既言殘燼未靖  
不知其意所出大剿之後竄伏林谷者豈能盡滅要

在從容緩定之耳譬之人積病雖除餘毒尚在良醫  
當此時正宜消息緩之則彙孽復萌急之則重傷元  
氣不可不慎也

答藩伯吳小江

頃者 主上特發淵衷舉行曠典而公以卓行清望  
爲天下舉首自此海內多良吏矣幸甚今賴 天地  
宗社之靈中外頗稱寧謐惟是黎元窮困賦重差繁  
邦本之虞日夕在念頃蒙 天語叮嚀亦以愛養百  
姓爲急願公思所以奉宣 德意加意元元是望

答銓部李石塘

惟公往在西臺屢開讜論比奉翰札率多溢美之詞  
豈僕德衰於昔不足以來天下之善耶抑公欲卑論  
儋俗以取通顯耶考功之缺已屬銓曹調補其人則  
大宰所自擇者也

答總憲廖春泉

別諭三件頗悉靖州土兵在廣右甚無紀律入楚境  
震公之威又處置得宜故歛手屏跡耳此輩如毒藥  
猛虎誠不宜輕用敝族家人雖頗知奉法然小小擾  
澗未必盡無銜勒鈐制不敢一日釋也公知我之深  
者幸惟留意考成一事前奉 明旨督責甚嚴幸一

一如期完報有勢不能完者不妨明奏改限

答廣西巡按郭華溪

得報知懷遠已定効有干紀者皆殄滅無遺欣慰但  
兩廣之人好爲議論臺諫無識者往往誤聽之訛言  
屢興頽 聖明遠矚三至不疑若如昔時之政則風  
波滿海內矣粵地所患不在盜賊而在人心不公是  
非不定紀綱不振法度不行可恨人旋草草

答督撫劉百川

前有人言公躬履河上見沙淺難行頗悔爲張僉憲  
所誤欲罷其役而嫌于自改故以爲問今計筭久遠

果使干人則曹子之言固可從也已屬計部覆行張  
容賢云自古疆場之患非盡由夷狄亦多邊吏擾而  
致之頃墩軍襲殺屬夷情甚可惡宜卽梟首以洩屬  
夷之忿杜將來之患今人口語嘖嘖咸云南兵無紀  
律專肆貪縱今有此又好事者之資也其同惡之人  
亦宜以軍法處之烽火爲軍中耳目最宜嚴謹古之  
爲將者鼓一鳴卽前有湯火不敢不赴金一奏卽見  
利可趨不敢不退今平時自爲出入而管軍者不知  
臨陣何以號令之乎戚總理聞平日馭軍甚嚴今安  
得有此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導河事已下部議處 上議務在安靜不擾四方言  
利病者非萬不得已率皆報罷故擬旨云云辱示小  
牌俱已給發深荷體諒厚意

與荆南道府二公

承示三款深於地方有裨但近請權稅者該部皆執  
不肯允况先年議有廢府州稞銀近百兩院又奏留  
存積祿糧銀目前尚可支措俟明歲再議未晚且僕  
於此亦有小嫌今方修建 賜第不知者毋謂公欲  
借公費以助私營乎若後二款則皆利民急務僕卽

明屬所司行之無不可者又昨王太常言府中有一  
涖州公欲寒家人領極知公厚意但利之所在人爭  
欲之檀衆所利則怨必叢積家有薄田數畝可免饑  
寒老親高年子弟驚劣誠不願廣地積財以益其過  
也縷縷之誠惟公亮之

答兩廣殷石汀

頃得閩臺劉凝齋書言林賊遁出海洋爲西南風阻  
泊廣中向僕因患其出海難制今若此殆天亡之矣  
閩帥既過境計今想已成擒了此則廣中可望寧定  
忌者亦無所容其喙矣



答巡撫張公守約

前承翰貺去人竟未索書謹謝賤日有惠槩不敢當  
輒用歸璧極知公厚意中心藏之此後幸無煩差人  
於寒舍問道恐涉形跡石汀督廣數年勞苦而功高  
然廣中士夫亦有不悅者頃曾面奏 主上專任而責  
成之聞公與之素雅尤望同心共濟計安地方以道  
朝廷南顧之憂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計處板升逆種

板升諸逆悉除固爲可喜但公此時只宜付之不知  
不必通意老酋恐獻以爲功又費一番漏賞且使反

側者益堅事虜之心矣此輩正宜置之虜中他日有用他處不必招之來歸歸亦無用第時傳諭以銷兵務農爲中國藩蔽勿生反心若有反心卽傳語順義縛汝獻功矣然對虜使却又云此輩背叛中華我已置之度外只着他耕田種穀以供虜食有犯法生反心任汝殺之不必來告以示無足輕重之意此中大  
有計策公宜默喻之不可令那吉知也

答中溪李尊師論禪

正昔在童年獲奉教於門下今不意遂已五旬霜華  
飛滿鬢髮比之賢嗣上年所見又不侔矣意生分段

之身利那移易遷變人烏得而知之可慨可慨正以  
淺薄謬肩重任目前幸得方內又安四夷嚮風寔賴  
主上聖哲百官奉職所致非正之寡昧所能仰佐其  
萬一過承翰獎彌以爲媿向者奉書有衡湘太和之  
約非復空言正昔有一弘願今所作未辦且受先  
皇顧託之重忍弗能去期以二三年後必當果此可  
得仰叩昆盧罔究竟大事矣三塔圖說披覽一過不  
覺神馳冗甚未能記俟從容呈上

答總憲李漸菴

方今言理財者其說紛紛皆未知設法以督完正洪

之爲便也馬政大疏已下部議覆誠如實行之不惟  
便民且大裨於國計也

答殷石汀

辱示林賊分踪遠遁廣兵西追閩兵東扼計當爲釜  
魚矣乃近報閩師已收還西防則夾剿之功又恐難  
必然賊覘知閩師退必走閩閩人見賊入境勢不容  
不急救廣兵因而尾之亦成擒之勢也諒此時已盪  
定石縷縷及此

答薊遼督撫吳環洲言虜情

修邊之議舊督撫甚不以爲然謂邊人連年修築勞

瘁已甚宜少體之乃方公則又銳意欲奉揆之二議  
方爲優焉已下本兵議覆近日虜情大畧可見彼之  
心離勢渙偷活苟安我則政事修明內外輯睦盛衰  
之機昭然可覩故向者奉書謂後不當議守且當議  
戰良有爲也辱示云云深慰鄙念誠得敢戰之士二  
萬人足辦吾事矣然不宜輕示機緘令人窺測昨登  
廉地土事已喻意陳道長以古人不問市租之意頃  
疏至處之甚優爲將者亦宜戴恩圖報可也

答殷石汀言宜終功名答知遇

先後奉手教皆有釘封捧讀數回不勝於邑竊謂古

人居官有解組棄印浩然求去咸以不獲知於主志  
不得行或其主雖知之而爲當時執政者所拊忌或  
有石畫妙筭而當事者不爲之主持使其忠謀不售  
則其去宜矣僕自去歲曾面奏 主上曰今南北督  
撫諸臣皆臣所選用能爲 國家盡忠任事者 主  
上宜加信任勿聽浮言苛求使不得展布 主上深  
以爲然且樊諭云先生公忠爲國用人豈有不當者  
故自公當事以來一切許以便宣從事雖毀言日至  
而屬任日堅然僕所以敢冒嫌違衆而不顧者亦恃  
主上之見信耳 主上信僕故亦信公則公今之求

去者爲不獲于上乎爲不合於執政乎二者無之而獨以浮忌之口卽欲引去是忍於背君相之知而重於犯庸衆之口也願公勿濫以篤言下此殘寇爲地方計慮久遠悉力以圖之彼中人此時雖不能盡諧他日必有尸祝之此大丈夫不朽之鴻業也他何足惜俟廣事大定亦必移公他處以休驥足決不以嶺表爲公玉門也風賊西遁不遂又欲東奔力屈智窮情勢已見但雲海茫茫邀之何所必湏以計誘之驅入羅網乃可成擒萬里指授恐緩不及事在公審圖之耳僕料此賊若不獲必走閩中爲閩人所得

若爾公卽宜歸功閩人使之趨利而協力乃勝筭也  
林賊事若有確耗幸惟密示以慰懸懸撫民願焚械  
歸籍此卽古人賣劍買犢之化也公威德遠洽敬仰  
敬仰所示善後諸款皆大著數容與本兵計處行之  
人旋先此附復餘容續裁

與操江宋陽山

南畿根本重地江洋盜賊縱橫近來湖廣江西已屢  
發矣元末之事可爲殷覽比來處分實不得已惟公  
亮之天下之事以爲無足慮則必有大可慮者故古  
人詰戎治兵當太平之世尤兢兢焉公有經國遠慮



者幸惟留意

答方金湖

聞西市將完欣慰欣慰虜表宜與改定合式乃可其所請乞亦酌量與人大抵虜有求在彼不必其盡從而在我尚求爲可繼操縱之機在公審之而已刺麻僧來曾備問彼中事其板十諸逆倡爲流言殊爲可惡公可因此機省諭順義言止甚不樂貢市利在槍掠如有流言宜以法處之庶得永遠和好丘昌原係叛賊其子不可使爲頭目恐致壞事彼雖能卽廢之然亦少設難從之請使彼常曲而我常直彼或負

約而我常守信則亦制馭之一機也山西撫臺病故  
如此豈可久留嚴君遠在萬里未能卒至已改推  
君洛代之當令星馳赴任此君在上谷久素諳邊事  
亦可爲公同心之助也

答宣府吳撫宅

近督撫方公亦報土蠻使人糾誘順義而順義不從  
具見其忠順之堅青把都之說決出於薊人之虛誑  
蓋因凜今結婚東虜故屬夷逃吠影虛傳以邀賞耳  
然因此省諭一番亦足以發東虜之謀而孤其勢薊  
人陰受其利咸公之功也今歲貢市愈爲安靖所求

引大... 卷二...  
鉄鍋已屬所司允之但須官給爲便仍責令來歲以  
所壞抵換蓋以塞書生之說謂資寇兵也近方公有  
書亟稱公之忠猷冠於三鎮誠爲確論鄙悖不勝幸  
甚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論均糧足民

來翰謂蘇松田賦不均侵欺拖欠云云讀之使人扼  
腕公以大智大勇誠心任事當 英主綜覈之始不  
於此時剔刷宿弊爲 國家建經久之策更待何人  
諸凡謗議皆所不恤卽僕近日舉措亦有議其操切  
者然僕籌之審矣孔子爲政先言足食管子霸佐亦

言禮義生于富足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吏  
賤民膏以媚權門而繼秉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  
爲逋負淵藪以成兼拜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  
匱民窮病實在於此僕竊以爲賄政之弊易治也姑息  
之弊難治也何也政之賄惟懲貪而已至于姑息之  
政倚法爲私割上肥已卽如公言豪家田至七萬頃  
糧至二萬又不以時納夫古者大國公田三萬畝而  
今且百倍於古大國之數能幾萬頃而國不貧故僕  
今約已敦素杜絕賄門痛懲貪墨所以救賄政之弊  
也查刷宿弊清理逋欠嚴治侵漁攬納之奸所以弋

姑息之政也上損則下益私門閉則公室強故懲貪  
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負者所以足國也官民兩  
足上下俱益所以壯根本之畧建安攘之策倡節儉  
之風興禮義之教明天子垂拱而御之假令仲尼  
爲相由求佐之恐亦無以踰此矣今議者率曰吹求  
太急民且逃亾爲亂凡此皆奸人鼓說以搖上可以  
惑愚闇之人不可以欺明達之士也夫民之亾且亂  
者咸以貪吏剝下而上不加恤豪強兼并而民貧失  
所故也今爲侵欺隱占者權豪也非細民也而吾法  
之所施者奸人也非良民也清影占則小民免包賂

之累而得守其本業懲貪墨則閭閻無剝削之擾而  
得以安其田里如是民且將尸而祝之何以逃亾爲  
公博綜載籍究觀古今治亂興亾之故曾有官清民  
安田賦均平而致亂者乎故凡爲此言者皆奸人鼓  
說以搖上者也願公堅持初意毋惑流言異時宰相  
不爲國家忠慮徇情容私甚者輒千萬金入其室  
卽爲人穿鼻矣今主上幼冲僕以一身當天下之  
重不難破家以利國隕首以求濟豈區區浮議可  
得而捏奪者乎公第任法行之有政撓公法傷任事  
之臣者國典具存必不容貸所示江海條件俱當

事理疏至卽屬所司覆行

總修曰如此言語  
急公而招恣耳

答薊鎮吳環洲料虜虛報誑賞

薊鎮之報竟成烏有皆屬夷誑賞之言但彼中在事者利害切身一有所聞輒行奏報爲他日免罪之地固未暇審其誠僞也此等事但觀廟堂處分何如項僕聞薊報卽戒彼中以鎮靜持重務以整暇勿致張皇而託公傳諭西虜先事伐謀乃是一冷着果得其用此不惟可以解目前之患又有以銷未然之變也因憶前隆慶庚午宣大忽報西虜犯薊薊人偵探者因遂稱見虜已西行犯在旦夕各路之兵嬰牆擺守

京師亦爲之戒嚴廟堂皇皇卽謹守城之策是時內  
江方幸虜之來以信其言興化不能主持舉錯紛紛  
皆極可咲而虜終無影響防守一月見罷費以數十  
萬計頂東報杳至若如往日舉動則又成一咲柄矣

答兩廣殷石汀

前奉手書懇斬解任想未見近 旨也 主上屬托  
甚重排衆議而用公此 恩似不可忘且廣事十已  
八九倘代者不能守公之策致有隳兀恐公之心亦  
有所不安也俟求得代者卽爲公處決不久淹南溟  
曾轉示公所寄林賊事一冊具悉賊情今但當以治



引九  
內爲急二賊相機徐徐圖之不可以二豎子自困廟  
堂自有主張非浮言所能淆也

答總憲劉紫山

佳貺屢頒豈敢終拒况公今已辭任而猶惓惓不遺  
如此厚愛真切亦不忍違但僕於交際之禮久已曠  
廢往來公差人所親見又嚴飭族人子弟毋敢輕受  
饋遺故雖相知親舊有惠亦槩不敢當非欲矯抗沽  
譽實以當事任重兢兢焉務矜小節以自完而已用  
是概以厚惠仍璧諸來使然心領雅情固不藉于物  
也

答方金湖計服三衛屬夷

辱示屯政云云俱於事理至當願公堅定行之屯政舉則士得飽食可以議戰矣比者遼左之功固爲司特朝廷賞功之典亦極其隆厚然僕於此蓄意甚深謹密以告公今九邊之地薊門爲重以其爲國之堂奧也自嘉靖庚戌以來虜禍日中於薊至罷九邊之力以奉之而內地亦且困敝然所以釀此禍者皆屬夷爲之也國初棄大寧之地與之算其爲吾藩屏而今乃如此故屬夷不處則邊患無已時然欲處之非先加之以威彼固未肯頰首而服從也今西虜

爲貢市所羈必不敢動獨土蠻一枝力弱寡援制之  
爲易今擬于上谷練得戰士一萬遼東二萬多備火  
器却令薊人平時將內地各城堡修令堅固視三鎮  
士氣已振度其可用則屬夷來撫賞者一切以正理  
處之凡額外求討及捉軍要賞者悉正以軍法彼不  
遂所欲必結虜來犯我則據臺以守過之邊外使之  
一騎不入在我雖無所獲而在彼已爲失利亦策之  
上也如其賊衆潰墻而入則亦勿遽爲倉惶但令薊  
將欵各路之兵四五萬人屯扼要害令諸縣邑村落  
皆清野入保勿與之戰而上谷遼左不必俟命卽各

出萬人遣驍將從邊外將諸屬夷老小盡殲之今大將領一萬人入關不必衛京師徑趨薊地伏於賊所出路彼賊雖已入內地見我不動必不敢散捨不過四五日虜氣衰矣衰則必遁然後令薊人整陣以逐之而宣遼兩軍合而蹙擊彼旣饑疲又各護其獲敗不相救而吾以三鎮全力擊其墜歸破之必矣一戰而勝則薊鎮士氣旣倍土蘇諸酋不敢復窺而屬夷亦皆可脅而撫之以爲我用薊事舉則西虜之貢市愈堅而入援之兵可以漸減九邊安枕無事矣愚計如此今先試之於遼左蓋遼人素稱敢戰而李將軍

亦忠勇可用故厚賞以勸之懸利以待之亦致士先從隗始之意也公視愚計如以爲可用則幸與雷帥密議必得戰士二萬人多備火器乃可今各鎮巡標下及近處守兵可得二萬否雷帥膽畧可當此事否聞白允中有才畧可用爲奇兵之將否此舉雖在一年後然其工夫湏及早圖之書生狂談必爲智者所咲謾以奉聞竝俟裁教

與南臺長言中不干外政

主上雖在冲年天挺膺哲官府之事無大無小咸虛已而屬之於僕中貴人無敢以一毫干預此公在北

時所親見也僕雖不肖而入養 君德出理庶務  
獨秉虛公以運之中貴人無敢有一毫阻撓此亦公  
在北時所親見也柰何南中臺諫諸君輕聽風聞好  
爲激語或曰某與中貴人相知或曰某因中貴人得  
用或曰某爲新鄭之黨不宜留之或曰某爲新鄭所  
進不宜用之紛紛藉藉日引月長甚無謂也卽如太  
宰之清貞簡靖非時輩人也僕與 主上面相商確  
親奉 御筆點用僕卽叩頭賀曰 皇上聖明不遺  
遐遠如此爲人臣者孰不思竭力以爲報乎第以渠  
素未留心銓事又值文選君迂暗而不達於事理致

有一二錯誤然皆小事於大節未有失也而遂群起而攻之使之不獲一展又如臺長之古心卓行處之總憲最爲宜矣乃近南中亦有物色之者書曰無侮老成人皤皤良士膂力旣愆我尚多有之宓子賤治單父孔子使人覘之見與老者二十餘人議政孔子喜曰吾知不齊能辦單父矣今以 幼主當陽而朝多長者豈非盛事乎而奈何務欲侮詆之也張進本一火者耳酒潑放肆送內守備笞撻之革其管事法如是足矣卽下之於理亦不過問擬不應止耳而紛紛論列何爲者哉且凡臺諫交章必相與爭 國家

大事關係理亂安危者今以一酒醉內宮而南北臺  
諫闕然並論又何爲者哉隋珠彈雀群虎捕羊殊可  
笑也乃致主上生疑盛怒而諭僕以人爲欺已  
嚴旨忽傳使僕措手不及本欲爭體面反以致君  
疑所爭何有智者固如是乎然此非臺諫諸君之過  
也聞有一二大臣覬銓臺而不得者播其說于南中  
聽者不察輕事置喙而不知僕之苦于調維也煩公  
奉明語諸君今朝廷清宴中外又安侍門墮塞百  
官奉職如是足矣僕之淺薄亦僅能辦此耳若更欲  
求過于數者之外則僕不能主上幼冲本無差失



而政令之行動見齟齬或事已處分爭勝不已甚至  
挑禍起釁以結怨于中人一旦上下相疑南北冰炭  
而後責僕以維持周全之僕亦不能辱在道誼素知  
敢布腹心幸惟裁鑒

答延鎮巡撫張太石

頃面奏 主上延鎮所修邊工與常不同公杖履屐  
涉身親督工故特遣兵部司屬往勘冀獲實也 主  
上睿明事事覈實振舉邊事之機實在於此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西涼重鎮必仗雄才辱華翰知已履任視事無任欣

願以巡按所報賓兔事據王鑑川公言此俺酋之少  
子丙兔寄居西海者乃丙兔非賓兔也頃已傳諭俺  
酋令其嚴加戒飾然制虜之道惟當視吾脩之修否  
服則懷之叛則禦之得好言不足喜得其惡言不  
足怒也開市一節望公熟計而審處之竊以爲此地  
見與番人爲市何獨不可與虜爲市前任廖君執泥  
而不達於事愛其言不可爲市不過推事避患耳非  
能爲國家忠慮者也但彼既有不遜之言在此時未  
可便許且俟俺酋戒諭之後果帖服無言待其再乞  
然後裁許則綏懷之恩出於朝廷而非由於要索

矣。巡按所云不過據各將官傳報亦未可便以爲實。且從旁議論與當局者不同。朝廷以邊鎮之事專任公等其操縱機宜公宜悉心經理爲國家審圖。主上英明斷而行之非浮言所能枉奪也。

荅蒞遼方金湖

辱教邊事虜情誠爲高見遠識。今在廷之臣能爲此言者指不一二。屈信吾黨之有人也。敬服敬服。據鑑川言甘肅求市者乃掩酋之少子丙兔寄居西海非賓兔也。夫甘肅既可與番人爲市何獨不可與虜爲市。前任廖子執閤而不達於事其言不可與市不過

推事迎患耳非能爲國家忠慮者也頃已示意候  
令其審處但彼既有不遜之言此時未可便許且令  
俯首戒諭令其悉心效款待來歲再乞然後許之則  
綏懷出於朝廷而非由於要脅矣公亦可以此意  
密語願羨使之知所從事又聞大同甚饑來春不知  
何如若果艱食公亦宜爲之請賑今邊倉皆有積穀  
可以備賑固不必索之帑儲也苟可支持則已之

答滇撫羅野亭

辱華翰頌悉泰東客亦無後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  
僕忝同榜爲之經理後事情理宜爾何德之有

與河道傅石川

近聞淮楊士大夫言海口益淤以故河流橫決四溢  
今不治則河且決而入於江維楊之區皆爲巨浸矣  
又有言前議築遙堤爲不便者其說皆信否從未行  
此道不知利害所歸望公熟計其便裁教幸甚

答兩廣殷石汀計招海寇

辱示鳳賊事前聞閩人招之已久殺矣近又有出洋  
之報僕竊料此賊目前恐未可得何者閩廣之人皆  
欲要以爲己功爲閩人者必將曰汝無歸廣廣中名  
爲招撫實欲殺汝也爲廣人者亦必曰汝無歸閩閩

中名爲招撫實欲殺汝也故賊疑而不決歸漢歸楚  
莫知適從反使狡賊得以其間而納晉接濟之人未  
其必用之物久之復開洋而去何處覓蹤是我以招  
撫誘賊而賊亦以招撫啗我非計之得也僕願廣中  
俱勿以招撫爲名但嚴兵以備之禁海上人勿與接  
濟今公在滇料彼不敢輒肆彼不得入廣必走閩却  
令閩人招之或可得也閩廣皆在疆域之內但欲得  
賊耳何必切出於己乎且倚之逐之其功亦自有不  
容掩者然僕所爲必責之閩者蓋以此賊舊只於滇  
中作賊閩人未罹其毒今使廣人得之不殺則無以

洩地方之憤殺之則廣賊見聽招者尚多將令反側者不安若閩人得之則殺之不爲失信赦之不爲失刑且料賊之心亦頗信閩而不信廣也惟公與金大叅密計之此所謂以與爲取者也梧州鹽稅公事所處一一精當已下所司議行

又

西省通鹽不惟於軍儲有濟且府江一帶咸有兵船往來亦可以彈壓狂人通蒼梧之氣蘇誠百世之利也今雖不用軍衛舟中亦宜量貯火器陰寓武備方可大疏已下所司一一覆允

谷蜀撫曾確菴計都蠻善後事

都蠻未平之先蜀中士大夫求免其毒害而不可得  
今既克復送欲窺其土田而有之此私情之難徇於  
也衆蠻殘孽當其降服之初乘吾兵威分北而散遷  
之爲力甚易今已一年餘矣彼既戀其故土又曾嘗  
以撫懷乃一旦欲別處之禍萌當自此生矣仍宜慎  
之以恩義久任劉顯以彈壓之數年之後人情定帖  
畏威懷惠皆吾赤子矣蜀人有倡爲餘黨未盡之說  
者皆欲利其土地耳公宜熟計其便毋徇人言坐墮  
前功



答方金湖

西事前已示意侯君想富有處觀西鎮諸君書云云則順義已經戒諭諒無他虞但諸君之告公固如此而騰之章奏寄諸部科者往往不同大抵皆預捏危言以爲他日避罪之地耳人臣懷二心以事君非忠也所示諸書留以爲證

答殷石汀

往府江之役以未經勘覆久稽論親茲榮晉樞卿澤言酬錄未足以當功也近報倭警似非其時且越惠潮而犯嶺西亦非其地恐別賊假託之也向者欽川

云云適與此符惟公熟籌之

答傅后川議河道

辱云治河議一一領悉但此公所言皆爲未定之論  
海口旣不可開遙堤又不必築開海口則恐工鉅之  
難疏草灣又慮安東之貽患然則必如何而後爲便  
乎願聞至當歸一之論入告于上而行之

答薊鎮王巡撫

長禿生擒亦制長昂之一機幸惟留意審處務使之  
畏威懷德可也薊中羽翼未就未可高飛此輩不得  
不羈縻而用之但須審察順義之情以爲制馭之術

耳

答薊鎮吳環洲

聞俺箇病甚有如不起則疆場之事不免又費一番  
經理黃箇近日窮居塞外動靜何如將來局面當作  
何狀今定預思所以處之之術又屬夷長昂三貢不  
入屢在邊外捉人扶賞昨薊人捕得其叔長禿卽欲  
斬以報功僕聞卽使人止之令其借此以制伏長昂  
若彼能服罪補貢誓不再擾亦卽赦而弗誅照舊撫  
賞但長昂與青把都爲婚幸公示意青酋令其傳意  
長昂輸誠效順勿復作反自取滅亡蓋薊鎮近日撫

嘗視昔不同皆僕爲之處畫其段布諸物皆美好堪用者到卽給賞而邊吏只畏法賊情大小必以上聞得賊必殺或啓衆端須得諸夷守約彼此相安則前患永紓而西虜之貢市益堅矣

答兩廣殷石汀

鯨鯢盡戮地方救寧公之功可能也驅見在之兵當率然之變在自戰之地禦必死之賊兵不別調役不淹時而全師奏捷其功不可能也廕資之典尚未足酬簡在 帝心大畀有日

答吳環洲

辱示前鎮虜情淵哉其言之也已卽密語彼中當事諸公俾知所從事屬夷處置適宜則土虜之真情可得而兩鎮之貢市愈堅當今邊務莫要於此矣公在上谷內修戰守外探虜情東制西懷自有妙用僕復何憂

答少叅吳道南

頃者喬轉僕雖不預知然鄙意亦非薄也願執事且戢翼卑栖翫飛固自有日也難將之說數年以來實聞之蓋以馬趙宿將一則屏棄漸亭一則抑鬱而成咸謂意出於執事區區竊以前用執事於上谷固以

二將奉托豈謂反陷之耶故雖言者屢至終不信  
人事亦已矣願努力建立以副鄙望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六

二十三

宋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答蘄鎮總督方金湖

夷酋既已悔罪乞哀宜開其自新之路公處之極  
機宜又因而稽覈撫賞一事尤爲邊政實務辱教  
悉

答河道總督王敬所

開河之策議在必行但以事體重大且此中有言其  
費度七八百萬乃足者豈其然乎故請差科臣會勘  
徒以息啾啾之口耳此事先年諸臣亦知其便利獨  
以艱大之任憚於承肩今公亦忠身任其責更復何

疑願堅持初意勿奪羣言其中事體亦須詳慎期在萬全無害可也俟差官行再當請教

答兩廣總督殷石汀

別褚云云其人亦素愛其才故薦之於公後乃知其狂躁險刻矜已凌人不可大用故昨因其稱疾遂決去之然公自此更不必置之齒頰矣廣右今已大定聞西省自府江平復道路開通客旅無阻梧州之鹽方舟而下南交通貢貿遷有無桂林遂爲樂土此誰之功歟蓋粵人今日始知公之不可一日去也

答少叅吳道南



辱教款虜錄紀獎借過實且歎且媿別楮二將事鄙  
懷久已洞然往事不足深論也此後願益務以善養  
人爲國惜才以充其與物一體之量則目前道路自  
然開通虎狼夷狄無不可處何至齷齪疑慮若無地  
自容耶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辱華翰一一領悉里甲經催投靠優免四者正吳人  
受病處然所以養成此病至沉痾而不可療者實陳  
周二子爲之今丈一旦砭之以精覈之石投之以經  
制之劑宜其苦口刺腸而不能堪也然事極必變勢

窮斯通吳中事勢已極理必有變今得丈稍稍振刷  
使知 朝廷法紀之不可干上下分義之不可踰汰  
其太甚而無至於踳盪橫決而不可收拾則吳尚宜  
尸祝公以報德而可以爲怨乎嬰兒不剃頭則腸痛  
不剃瘞則浸疾然剃頭擗瘞固不能止嬰兒之不啼  
也近來彼中人不獨側目於丈且推本於僕造爲橫  
議欲以擗憾國是如昨南余云云意皆有所由來故  
不得不劄之今 上意已定正論不擗丈宜自審畫  
無爲山鬼所惑陳乞云云決不能遂徒多一番舉動  
耳史周文卷已解部訪知其中頗有造作皆舊時胡

哀二子爲之頃者仰君止據舒王二道之查呈而舒王亦不知爲廢也然僕于此亦不敢刻意深求今但有楮筆可據即可藉手以爲解脫之地况其人已死比之見在盜公帑爲富翁者有問自宜從寬以處之也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西涼重地番虜雜居措畫稍差便成乖阻往嘉靖初年賴建菴晉溪二大老經略數年而後定近廖公以節士之槩當邊閫之任非其宜矣比薦公於上或有言公好以智自免不肯任事者茲奉翰教措畫周

詳音旨慷慨用智者固如是乎且今英主御極名實之辨較若黑白閫外之議悉假便宜不從中制智者不以此時取旂常鍾鼎更復何俟以是知談者之妄也

寄石麓李相公

不奉瞻對五易春秋諒翁念我亦如我之思翁也別後無可奉聞者唯平生所與共許委身致主之義則不敢有一毫有負于久要獨此庶可少慰尊懷耳但第以菲薄迴翔廊廟而翁以重望獨淹留林壑揆之古人彈冠之誼殊用歉然賢郎以庭闈念切特假一

差省覲便中草草附候別具循東統惟鑒納

答河漕舒按院

頃者議開加河特爲轉漕計耳其於河政自有常規  
民患何嘗忘念淮揚士民乃遂謂 朝廷欲置黃河  
於度外而不爲經理豈其然乎大疏已下部議覆

答應天撫院王古林

巡撫一方將盜是務除而誘人爲盜盜焉可弭公職  
專整飾戎備爲民除害宜如鷹鷂之逐鳥雀又何畏  
焉况今 朝廷大明當天幽隱畢燭流言浮謗舉不  
能行亦自無可畏也賤日厚禮槩不敢當統惟覽亮

答吳環洲

辱示虜情宛若指掌至謂虜酋假虛聲以要賞邊將  
信訛傳以希功二語深中時弊今人可與籌邊事者  
獨公與金湖公而已與他人言頗似說夢雖識或不  
逮亦有呆裏撒奸者昨奉嚴旨督責當無所容矣

答山西撫院鄭範溪

前有貴戚自晉中來言礦賊事僕得因面奏寢一大  
役公又因之解散其黨俾地方寧靖事機禍福之變  
安有常哉辱華翰知己履任甚慰

小泐撫謝松屏言防倭

浙無倭患久矣一旦聯舟突犯必有勾引之奸且地方安恬日久驟尋干戈恐無以待寇幸激以忠義鼓以賞罰悉力一創之庶將來不敢再窺亟勅此寇然後徐究其禍本而除之可也浙人咸云謝公非用武才恐不能了此事僕曰不然謝公沉毅有遠慮賊不足平也願公勉就勲庸以副鄙望

答應天撫院宋陽山言防倭

近年海寇息警人心頗懈僕竊以爲憂故昨年擬旨申餉賴公偉略起而振之今果能一戰而勝之不俟登岸而遏之於外洋功尤奇矣天下事豈不貴豫

哉慰甚彼前鋒旣折必不敢窺吳禍當中於浙矣黃  
副總乃僕武舉所取士其人才志似亦可用但負氣  
不能下文吏若少假借而用之或亦可當一面也

答吳環洲論邊臣任事

適 上諭詰本兵虜情虛實之由卽日奉翰教讀之  
旨哉其言之也上谷得公隱然如長城僕內奉 宸  
扆外憂邊境一日之內神遊九塞蓋不啻一再至而  
已奈何邊臣故套難改鮮有爲國家忠慮者而無識  
言官動卽諫白及與之論邊事一似說夢近有一科  
臣聞遼虛報遂欲防守京城浚濠塹掘戰坑以禦虜



者虜在何處而張皇如是使人悶悶此疏若行豈不  
遠曠聽聞取吠夷虜已奏 上留中寢之以泯其迹  
孤才一身無可與計事者故每得翰示輒說憚竟日  
非喜其說之同已也喜其有助于昏昧也然不敢舉  
以告人恐忌者遂及目于公乃知大舜隱惡而揚善  
亦有不可行於今者矣人臣不忠人心不古可歎自  
今東西虜情的有所聞仍望密以見示其中情變無  
常亦不必定以今日所言爲是所聞爲的也僕求助  
之意真切懇至幸惟亮之揭稿一紙寄覽仍希擲還  
近聞有瞽目愚術人在邊溷擬訪有指稱假托者幸

卽擒治之仍明示諸將士僕從來不薦達此輩勿爲所誑也

答陝西督撫石毅菴

沙麻之事雖由於二將不和軍心不一然自古未有千里襲人越險無繼而能成功者今其事已結似難中止然亦須沉機審發期于萬全固不必期效于旦夕也今之時政與先年異公受分陝之寄凡事當守便宜謀定而後發亦不必汲汲求解于群議也

答三邊總督論番情

石公前爲宋御史所窘急于圖功以解群議遂輕用

弗詢之謀遽爲掩襲之計致損威傷重殊可恨悅大  
抵西之番族廣之猥獯事體畧同狐鼠鼯鼯潛伏幽  
林穴居險阻非可以力勝者也制禦之法惟當選任  
謀勇將士修險阻明烽燧責成近邊熟番遠爲哨備  
厚其賞給約束沿邊軍人無容勾引番人交易屬利  
有警務先覺預備奮勇追逐必令挫折則熟番皆畏  
威懷德而生番自不敢犯今不思以計勝之而輕用  
不教之兵深入嶮阻之地雖微二將之隙亦鮮有不  
敗者此事在軍門爲近撫臺隔遠難於調度可語石  
公前事已如此今須慎重審發不可以嚴旨責成

人言芴指遂爾惶恐復爲輕動目今天暑草木蒙密  
道路崎嶇恐難進兵總兵人馬亦不須西駐枉費糧  
餉且只守險設伏以待不虞責罪熟番發其陰私誘  
以厚賞爲我哨守待秋冬水凍林踈然後相機進取  
或明出以示兵威或掩襲以攻不備必有奇道乃可  
制勝然但一創之以洩邊人之憤足矣固不能草薶  
而戢芟之矣聞番人恃茶以爲命滇嚴土人通番之  
禁使私茶不得出則我得制其死命至於番功之賞  
不過數金誠爲太薄今宜比照倭功例稍厚其賞庶  
肯用命也凡此皆書生遙度之言未知果當機宜

否漫附以備採擇焉

答按院陳公文衡覈事實

辱教其人乃前院論劾今但當察其事之實否不必問其曾得罪於何人也諸葛孔明云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僕亦非薄謬膺重寄事無大小必默告於天地祖宗列聖而後行豈敢以己意爲輕重哉

答少叅吳道南

以善養人與物一體皆執事所習聞者衣中繫珠不尋自獲富家乞子忽復來歸滿中七寶受用無量在

執事自取之耳盟諸我不若自盟之爲切也

答督撫張崑崙

往公以太君思歸奉輿西返僕所以不阻者亦欲因此息忌者之喙耳今公論已定以素所負蓄屬休明之會不於此時取旂常鍾鼎更復何俟且棄瑕雪垢不避嫌忌而薦賢者惟僕爲然後之人或不如是之愚也已大疏部已報寢幸卽戒途以需簡界

答石麓李相公

佯來辱翰貺深荷雅情及備詢起居萬福復慰懸仰第自首事以來於茲四稔碌碌無以自效所賴主

德日明官府清肅百司奉職邊陲少警一二黠肆干紀者咸就誅夷仰惟 宗社開靈孚佑 聖主而第以淺薄會逢其時優游苟祿竊餘榮以自被殆有天幸焉顧值休明之會俾耆德碩望遺置在野不能引薦深用媿嫌耳賢郎請告謹遵命屬所司覆行別具 侑東統惟鑒存

答閩撫劉凝齋

林賊既已入彀果不出閩人得之之料喜甚喜甚但當其時卽宜少出閩師以助之夷情多變死賊圍久或生他計諒此時成敗已決矣傾耳以俟捷音

卷二十一  
九  
答雲南巡撫王毅菴

辱示知旌節已入滇視事欣慰儂賊事既原無大故  
自宜相機撫處颺颺狐狄之區得其地不可耕得其  
民不可使因俗爲制使不爲大害而已何爲輕動大  
衆以事無益耶簡靜行事協和總戎此二言者望公  
終納之前院舉劾殊可咲該科亦有劾疏通俟事寧  
併處也

答督撫吳堯山

往奉別時記公有不薄南遷之語故以借重然亦警  
處耳憶昔悠悠之談若謂僕有所不足于君所者今



公視鄙心何如哉大疏既不獲請簡書有嚴幸過餐  
仙舟以副與望

答省中羅涇坡論士風

僕自受事以來惓惓勸諭今士大夫務以忠肝義膽  
事君誠心直道相與近雖稍變舊習而餘風未殄執  
事謂外吏猶事趨謁驚虛文誠然所示二縣令已卽  
投之囊中矣讀華翰具見留心民事詩曰人之好我  
示我周行執事有焉敬拜以受

答河漕劉百川言開膠河

膠河之可開凡有心於國家者皆知之獨貴鄉人

以爲不便皆私已之言也讀大疏具見忘私徇國之忠已奉旨允行又承教鳳竹公肯身任之猶爲難得今卽以屬之漸菴亦曾有書云開泃口不若疏膠河故宜與之會同且委用屬吏量派夫役亦必借其力以共濟也至於一應疏鑿事宜及工費多寡俱俟鳳竹公親履其地次第條奏其河道官屬錢糧俱不必與之干涉以破其棄河不治之說庶浮言不能興大事可就也

答河道徐鳳竹

膠河之可開凡有心於國家者皆知之乃竟爲浮

議所阻者其端有二一則山東之人畏興大役有科  
派之擾又恐漕渠一開官民船隻乘便別行則臨清  
一帶商販自稀此昔年之說一則恐漕渠既開糧運  
無阻將輕視河患而不爲之理此近年之說也凡此  
皆私已之言非公天下之慮也今當決計行之無事  
再勘僕嘗念此惟以不得任事之人爲慮昨奉百川  
公書公雅不辭勞審爾大事濟矣已卽面奏於上  
特以屬公前得山東撫臺李公書謂開泃口不如  
疏膠河意與公合故宜會同且委用屬吏量派夫役  
亦必借其力以共濟也諸疏鑿造船事宜及工費多

寡俱俟公親履其地一一條奏其河道官屬錢糧等項俱絕不與之干涉以破其棄河不治之說庶浮言不興大工可就也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然又必遇非常之時而後其功可成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惑焉今主上英明天啓志欲有爲而公以非常之才適遭此時可不努力以建非常之業乎大功克成當虛揆席以待

答山東撫院李漸菴言吏治河漕

辱華翰所示具盡事理讀之無厭竊聞致理之要在於安民欲民之安責在守令今主上年雖冲切已

知注心邦本然而上澤未能下究下隱未能上通者  
則以吏治欠覈而骫權撓法之豪詭徇竊轡之奸鯁  
乎其中故耳易卦願中有物必留之而後合故今振  
舉綱維精覈吏治章之以雷電懸之以象魏要在留  
其物去其鯁使上澤得以下究下隱得以上通而已  
二州佐既堪其任何愛兩知縣而不以勸天下之能  
者且提調學校特縣令下事耳當此罷邑民救死不  
瞻奚暇治禮義哉況上有府佐下有學官歲時考校  
亦自不妨也鬻爵誠爲弊政昨計部稍去太甚者然  
未能盡拔根株俟一二年後將鹽法屯田經理就緒

內外儲蓄少充當盡罷之考成一事行之數年自可不加賦而上用足今計開納所入歲不過四十萬稍加劑量致此固無難也向承教膠河事時方議鑿加口未遑論也今加口既罷劉徐二司空復議及此適與公議合故特屬之望公協恭契計共濟此事僕以淺薄謬膺重寄主上虛已而任之自受事以來晝作夜思寢不寐食不甘以憂國家之事三年於此矣今朝廷大政幸已畧舉惟漕河宗室未得其理宗室事鉅不敢輕動尚當有待漕河則宜及今圖之了此一二大事僕即納筦鑰稽首歸政乞骸而去矣

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所望海內英哲共助不逮

答蘄鎮總督方金湖

順義饋馬效順彌堅真 朝廷之福也書中言守邊  
五年欲乞賞資似亦可從俟其貢市畢可爲之一請  
僕所酬一如去歲例俟其至邊與之

答滇撫王毅菴論夷情戒多事

滇中自嘉靖以來屢嬰多故其初皆起於甚微而其  
禍乃至干不可解窮荒絕徼之外得其地不可耕也  
得其民不可使也而空費財力以事無益使無辜之  
民肝腦塗地不仁哉前人之所爲乎今仗大略撫定

造福于遠人多矣此後惟一務安靜嚴禁軍衛有司毋貪小利逞小怨以騷動夷情則可以高枕卧治矣辱示曲盡彼中事理嘆服綿紙既可用以題奏何不爲書柬乎外雲南歲貢金舊皆一次解進今分兩次似爲煩費此後若辦足仍作一次解進何如惟裁酌之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甘肅開市已奉諭旨悉如所議其中有難逢度者公自以便宜行之務令事久邊境獲安而已市場似宜稍西去西寧太近則啓賓鬼壘斷之心去我邊太



遠則迂邊民交易之路春市虜馬瘦弱強爲之市終不便也統惟裁酌

答列卿楊本菴

向承以令先公隧銘見屬媿不能文又冗甚故遷延至今蕪劄雖不足以發揚令先公之盛美然道僕平生所與令先公同心許國之誼則實無一字不出於肺腑也百世之下考古尚論者必將有徵于斯言辱惠佳帳祇領餘不敢當輒璧諸使者

答山東巡撫李漸菴

膠河之議非一日矣咸以謀多築室人鮮同心故

成

而罷今幸劉徐二公發端任事公與商道長協心爲國底績之期可以預必乃知就大畧艱固有時也所示疏濬道里宛在目前若如陳君所呈更爲徑易不知按視何如徐公有來期否

答總督方金湖

順義酬幣既不中格謹領入聞今歲各路貢市比之昨年尤爲缺戢足徵虜效順之堅公籌略之遠也慰甚慰甚陳子論張叅議詳其語意似非至公而銓部不待巡撫之疏輒與題覆亦非事體故昨旨以議擬不合爲詞下巡撫再勘實駁之也繼得華翰及鄭

公疏則多惜之之語乃知再勘之旨於事理允當  
如有枉誣宜與昭雪明主懸衡以運天下如日之  
照臨是非賞罰惟一付之至公不宜依違兩可之詞  
也

答河道徐鳳竹

承華翰知道從已臨東土無任欣慰大疏下所司一  
一覆允此事甚鉅費必不貲今欲爲國家建萬年  
之利寧敢惜費但齊魯之人甚不樂興此役以近  
旨嚴切雖不敢明肆阻撓乃其心則終不以爲然故  
凡言此事必幾萬幾十萬而後可舉者未可遽信之

也公宜與有心計誠心爲國者熟圖之近來朝廷之上事事精覈凡有興作比之先年率費半而功倍則虛實不同故耳願公計慮審定然後次第請旨行之

答司馬王西石

張主簿人來辱翰教深慰遠懷向者之處惟欲曲遂高志然于僕本願終遠蔽賢之罪終不可追也學瀕到形不愧影此聖門教人慎獨之功此工夫最難以公高明自能徑造直詣如僕淺劣因公之教亦益加深省也陽山光明磊落初時吳人甚不便之近返感

慕稱頌蓋至誠未有不動者遼左頃復報大捷雖斬  
敵止二百有餘然奔溺于河者甚衆河水爲之不流  
盡棄輜重而遁所鹵獲駝馬器物不可勝計足以紓  
邊人之憤而寒旗裘之膽真大快也諒公所欲聞者  
謾以附及講章先刻完者附覽

答閩撫劉凝齋

屢辱翰示及別楮所云一一領悉頃聞有貴恙無任  
懷念想勿藥矣近據閩廣所報賊形皆潰亂奔竄之  
狀風賊似不在其中斃於呂宋之說恐不虛也果爾  
皆閩人之功若非遣謀行間彼番人安肯殲之乎今

想已有的耗頃耳以俟捷音之至

答兩廣督撫凌洋山

辱華翰知已榮代視事無任欣慰前聞中屢報鳳賊  
爲呂宋番人圍困何得突犯廣中據報賊形若潰亂  
奔歸者鳳賊恐不在中幸公細察之若此賊果在其  
衆旣散必成擒矣羅盤賊旣已奏聞勢不能已但  
須審計熟量之昨部覆又推原題未盡之事似亦可  
行大約廣中武備不可一日弛與內不同振軍聲伐  
不服以鎮壓蠻夷之心有不能一付之安靜者惟公  
裁之

寄趙大洲相公

賢郎謂選辱華翰深荷遠念僕以孱弱謬膺重任每  
懷將伯之助莫挽東山之轍側身西望惆悵而已所  
幸主德日新精勤問學官府清宴方內又安此九  
域簪紳之侶所共欣躍而稱慶者也翁素抱忠耿知  
在林里未忘朝廷故謾以奉聞賢郎昔差歸省便  
此附候別具奏稿一部圖說一部及薄幣二端侑東  
統惟鑒原

答劉虹川總憲

天下事有欲速而返遲求得而顧失者公是也公昔

在郎臺有惠政無端被誣世所共惜薦言屢至召用  
有期公乃急于求進若不能須臾少埃者異時撫臺  
有缺僕卽以公屬之銓衡乃當事者對言此公才信  
可用獨無柰其竿牘煩仍本部以是引嫌不敢用之  
而僕自是亦默然慙阻不敢復言公事矣此非所謂  
欲速而返遲求得而顧失者乎方今明主在上方  
博蒐賢雋以興太平之治僕之求士甚于士之求已  
雖越在萬里沉于下僚或身蒙訾垢衆所指嫉其人  
果賢亦皆剔滌而簡拔之其爲賢者謀也又工於自  
爲謀公聞之往來之人豈不誠然乎哉胡乃不以賢



者自處以待僕之求而用市道相與餽之以厚儀要之以必從又欲委之于私家陷之以難却則不知僕亦甚矣古人言非其義而與之如寘之壑中誠不意公之以僕爲壑也以公夙所抱負又當盛年固時所當用者此後闔門養重靜以俟之弓旌之召將不求而自至若必欲如流俗所爲舍大道而由曲徑棄道誼而用貨賄僕不得已必將言揚于廷以明已之無私則僕既陷于薄德而公亦永無嚮用之路矣是彼此俱損也特在夙昔至契敢直露其愚惟公亮而宥之幸甚

答督撫吳環洲言敬事後食之義

辱翰示一一領悉卽屬本兵爲之曲處但有功必叙  
有勞必酬者 朝廷厚下之仁敬事後食先勞後祿  
者人臣自靖之義若銖銖兩兩計功程勞以責望于  
上似非所謂懷仁義以事君者也僕以非薄待罪政  
府每日戴星而入朝不遑食夕不遑息形神俱瘁心  
力并竭于 國家無尺寸然自受事以來力辭四廢  
獨守舊官每一蒙 恩輒夔夔慄慄不能自寧非矯  
也誠以 國恩難報而臣子雖鞠躬盡瘁不過自盡  
其所當爲本無功之可言也公所欲爲諸君處者自

是鼓舞用人之道而區區所云似亦爲人臣之所當知也冒昧吐瀝惟高明采之

答兩廣凌洋山

閩中撫按有書至甚以廣議招撫爲非此固一隅之論然亦宜審觀賊勢何如據前所報鳳賊似未必在其中若果係殘黨入境又未肆殺掠則招而分北之事理當然不爲失策若賊首尚在敢行侵掠則宜與閩帥夾剿之今不揣賊情強弱向背而執言撫剿皆偏見也今想已大定人旋附布區區

答蘄鎮巡撫

項遼左之功固奇然本之以公密報土酋東犯的耗  
僕因而傳示該鎮潛形而預待之故有此捷論其發  
蹤之功公宜首叙顧僕于此不敢冒竊遂使大功不  
彰也

答隴右大叅李冀軒

辱華翰得悉隴右事情甚慰懸慮番賊事不專在用  
兵貴於善處古人有以一介之使當十萬之師者當  
機故也蘭州倉場稍弊不獨寄貯民間殆并民間所  
貯者亦爲虛數官司積棍與奸商相通冒領官銀並  
無糴易每有調遣則賄囑將官量以布米等物給軍

隨卽銷除以一日爲二三日者有之以一千爲二三  
千者有之蓋其弊久矣茲既清查重處乃振弊維新  
之會凡有所當行者計處已熟可呈詳督撫題奏庶  
該部便于議覆也

答傳諫議

往者別時曾以守已愛民四字相規故屢辱厚惠俱  
不敢受蓋恐自背平日相規之言有虧執事守已之  
節而執事乃屢却不已愈至愈厚益以區區爲嫌少  
而加益耶至于腰間之白尤爲殊異顧此寶物何處  
得來恐非縣令所宜有也謹仍璧諸使者若假之他

人可令返趙執事從此亦宜思所以自勵焉

答河道徐鳳竹

膠河已有成議雖費亦不敢惜其中踴濟事宜及調用有司等項俱聽便宜處畫一毫不從中制乃聞近爲羣議所苦頗悔昔者建言之爲易審爾則此事難以望其有成矣僕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明主方勵精晷治詢事考成豈直以未定之議嘗試朝廷哉神禹大智猶必親乘四載遍歷九土至於手足胼胝而後能成功方其鑿龍門之時民皆拾瓦礫以擊之蓋衆庶之情莫不欲苟安于無事而保身自便者

孰肯淹留辛苦于泥塗橫潦之中此衆議之所以紛  
紛也願公主之以剛斷持之以必行心乎爲國畢  
智竭忠以成不朽之功凡粘帶顧忌調停人情之說  
一切勿懷之於中又親歷工所揆慮相度分任責成  
若殫勞不親細事徒寄耳目於人則紛紛之議將日  
聞于耳雖勉強圖之亦具文而已決不能濟也幸公  
熟審之若果未能堅持初意恐拂衆心則亦宜明告  
於上以謝昔建議之爲非而後重負可釋耳此  
國之大事不敢不盡其愚幸惟鑒宥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七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七

二十一